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四十八九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繹史卷一百四十八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秦并天下

史記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户號曰文信侯招致賔客遊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蒙驁王

齮麃公等為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

之秋也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

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黄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

荀子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内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

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禮者治辯之極也强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宛鉅鐵釶慘如蠭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以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

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則敵國不待試而拙城郭不辨溝池不拑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故焉明道而分均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

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

戰國策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

寀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
薪採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
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
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
遇乘夏車稱夏王一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聞之
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天下乃釋梁
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
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

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絶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委南聽罪西説趙北説燕内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於是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閒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史記二年廉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

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

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

戰國策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

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説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内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内行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不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敝矣諸侯

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

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昔者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吴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吴人入越而户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吴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吴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吴戰吴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吴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吴國

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蹙烈侯而殪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烈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烈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

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烈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亹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

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孔叢子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謀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

吴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吴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此發端與衆同而持說則異彼主尊秦此主除忿今好其說為長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史記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

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勤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晉悼公

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

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　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

愛之而郎中妒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刀劍錄秦始皇三年歲次丁巳採北祇銅鑄二劍銘曰定秦　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暘有詭歲大饑　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

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
劇辛故居趙與龎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於秦
而廉頗去令龎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龎
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龎煖擊之取燕軍二
萬殺劇辛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
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
其山以保魏之河内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
月見西方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

見西方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

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通鑑載於元年然以秦紀考之似宜在是年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

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産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

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説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宫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廏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宫充下陳

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

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産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産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

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縱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

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

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實又無其名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

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横也横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黄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説也

史記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

與橑陽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閼與破之拔九城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　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陽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　十四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戰國策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燕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

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　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大半壊地圻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　十七年内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　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内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趙王遷七年秦使

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戰國策李牧數敗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冣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

戰國策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

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内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强山東必

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車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吏未嘗為兵臣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

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已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

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縪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諺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嗞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

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司空馬料趙之亡是矣割半賂秦為計殊疎

史記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

為山木之謳聞者莫不殞涕　列女傳倡后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之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取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倡后既入為姬生子遷遷陰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倡后淫佚不止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拒遷遂見虜於秦趙

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 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 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衛

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項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於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

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鷄鳴於是衆鷄悉鳴遂歸　風俗通燕太子丹天為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廚人生肉足井上株木跳度瀆俗說燕太子丹為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為感應於是遣使歸國　燕丹子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秦王為發機之橋欲以陷丹蛟龍捧舉而機不發　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

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燕丹子太子丹質於秦逃歸怨秦欲報之與其傅麴武書曰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曾得覩君子雅訓欲有所陳幸垂覽之丹聞丈夫之道節義廉恥受辱以生也真正所羞之見却以虧其節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諸侯最甚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勇士集海内英

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當千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日於天地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為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盖抑亦大夫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書偽作也尤多訛脱

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

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故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

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

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

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燕丹子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列士傳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燕丹子荆軻之燕太子曰田先生令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

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

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燕丹子太子自喜得荆軻永無憂秦後日與軻之東宫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捧盤金軻用抵鼃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

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　太子常與荆軻同案而食同牀而寢　夏扶謂荆軻曰何以報太子軻曰高欲令三四王下欲令五六霸於君何如也　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説見臣臣乃得

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没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

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其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

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决矣遂發太子及賔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

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水經注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祖道於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為壯聲士髪皆衝冠為哀聲士皆流涕　列士傳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荆軻發後太子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

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番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劔劔長操其室時惶急劔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

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

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燕丹子荊軻刺秦王右手執匕首左手揕其袖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矣乞聽琴聲而死琴女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絶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軻不解琴故及於難　荊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　論衡荊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劒以匕首擲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　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怒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

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

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文選注引秦零陵令上書曰軻挾匕首卒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揄長劍以自救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擊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 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 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

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　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

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韓詩外傳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

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為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戰國策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悅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

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

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専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〇說苑作鄢陵君

史記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

以南至平輿虜荆王　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

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

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
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
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
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
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
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
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
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

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　秦王游至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南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風俗通王負芻為秦所滅百姓哀之

為之語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史注孫撿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三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

戰國策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

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具古今注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史記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謂立王者為社稷邪為王立王邪王曰為

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為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是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

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内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史記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史記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

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

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刼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内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

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

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
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
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
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今海内頼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
税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
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頼宗
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

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户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户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宫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水經注長

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為善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宫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胷李斯書也　三輔黄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高三丈鍾小者皆千石也銷鋒鏑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於宫門坐高三丈銘其後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一法度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大五丈足跡六尺銘李斯篆蒙恬書　漢書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　風俗通秦皇謂辠字似皇故改作罪　秦幷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

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

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城博浪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說苑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三十一年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

大索二十日

繹史卷一百四十八

繹史卷一百四十九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秦始皇無道

史記二十七年始皇廵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名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三秦記驪山湯舊說以三牲祭乃得入可以去疾消病俗云秦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為出温泉而洗除後人因以為驗　秦始皇作長池張渭水東西二百里南北二

十里築土為蓬萊山刻石為鯨魚長二百丈　三輔黃圖鴻臺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于臺上故號鴻臺○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

嶧山銘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世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専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史録刻石諸銘獨

遺此篇而文亦不逮豈太史公故遺之邪抑贋作邪 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廵遠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

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鄒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

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獨異志始皇二十八年登封太山至半忽大風雨雷電路旁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為五松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無禮而得天下安受命帝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五大夫秦爵非有五株松也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暴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

立石頌秦德焉而去　述異記秦始皇帝至東海海神捧珠獻於帝前今海畔有秦皇受珠臺　東海上有蒲臺秦始皇至此臺下縈蒲繫馬蒲至今縈紆　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　三齊記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求為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趨

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羡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絶莫知起時八神一曰

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葢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葢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襍異焉　南

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户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

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

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為郡縣天下

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

淮春以脯酒為嵗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祀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祀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吴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騂駒四灞産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

陽晝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嶓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祠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

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黄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

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逺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輙祝祠移過於下古今樂録秦始皇祠洛水有黒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之寶乃與羣臣作歌曰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臨洛濵醊禱色連三光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

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盖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黄金銀為宫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輙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

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列仙傳安期先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游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

十洲記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

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金樓子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椹

述異記大翮山小翮山在嬀州昔有王次仲年少入學而家遠常先到其師怪之同學者常見仲促一小木長三尺餘至則著屋間欲共取之輙尋不見及年弱冠變蒼頡舊書今為隸書秦始皇遣使徵之不至始皇怒檻車因之赴國路次化為大鳥出車而飛去至西山乃落二翮一大一小遂名其落處為大小翮山　拾遺記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覩曰臣少時躡虛卻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

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為一日俗多陰霧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裂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於溪澗中則沸沫流於數十里名其水為焦淵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為大鼎臣先望其國其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又見冀州有黑氣應有聖人生果有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於酆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彌信仙術焉

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

水經注周顯王時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於彭城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曰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其系故語曰稱樂大早

絶粤系〇大旱或作太平 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初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

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
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
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
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
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
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
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
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

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絶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茅君內傳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濛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鶴白日昇天先是時有巴謡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謡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謡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有仙志因改臘曰嘉平　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

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决通隄防其辭曰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
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
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
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
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
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録

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　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

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

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水經注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　古今樂錄琵琶出於絃鼗蓋秦末百姓苦長城之役絃鼗而歌之　捜神記秦時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馬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

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淮南子秦王挾録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内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禄無以

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　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稾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

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尚書考靈曜秦失金鏡魚目入珠

史記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說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

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

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今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

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宫别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

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宫隱宫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宫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

十歲　三輔黄圖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宫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制紫宫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橋廣六尺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橋之南北隄繳立石柱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宫别館相望聯屬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宫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徧　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宫規恢三百餘里離宫别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閣道通驪山八十餘里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絡樊川以為池作阿房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建五丈旗以木蘭為梁以磁石為門　渭橋秦始皇造渭橋重不能勝乃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祭之乃可動　述異記始皇二十六年童謡曰阿房阿房亡始皇　琴苑要録琴引者秦時倡屠門高之所作也秦為無道奢淫不制徵天下美女以充後宫乃縱酒離宫作

戲倡優宮女侍者千餘人屠門高見宮女幼妙寵麗於是援琴而歌之作為離□之操曲未及終琴折柱摧絃音不鳴舍琴而更援他琴以續之其辭曰酒坐俱無往聽吾琴之所言舒長袖似舞兮乃褕袂何曼奏章而却逡兮顧瞻心之所離借連娟之寒態兮假危酒酌五般泣喻而妖兮納其聲聲麗顏歌長歈兮歎曰騎美人旖旎紛褕枷霜羅衣兮羽毛夜褭圭玉琢參差妙麗兮被雲鬢登高臺兮望青埃常羊咲還何戲兮歸來〇音節最佳惜字多譌舛不可考　新語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闥備廄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　拾遺記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煙丘碧樹酈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柏漂㯶龍松寒河星柘峴雲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璽滌嶂霞桑沈塘員籌北得冥阜乾漆陰阪文梓褰流黑魄闇海香瓊珍異是集二人騰虛緣

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疑也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歳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

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三秦記始皇作地市與生死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云死者陵生人生人走入市門斬斷馬脊故俗云

秦地市有斷馬　搜神記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謡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没為湖有嫗聞之朝朝往窺門將欲縛之嫗言其故後門將以犬血塗門嫗見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没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為湖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兎躡景犇電飛翮銅爵神鳬

盧生

説始皇曰臣等求芝竒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

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

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

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吏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

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說苑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

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采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

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

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摇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
上侮五帝下陵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
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
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
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
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
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
不誅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

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於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以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觧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鐘萬石之虡婦女連百

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絶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駮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而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史記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

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搜神記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鄭容從關東來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問鄭容

曰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使也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當有應者即以書與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樹果有人來取書明年祖龍死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

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内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

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茅君內傳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於句曲良常山北埋白璧一雙深七尺李斯刻篆璧文云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勒名素璧

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

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論衡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

道病而崩　異苑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彊梁開吾户據吾牀飲吾酒唾吾漿餐吾飰以為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壙既啓於是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刋在塚壁政甚惡之乃遠沙丘而循别路見一羣小兒輦沙為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始皇未嘗至魯此妄謬何足辯

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宫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輙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

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三秦記始皇作驪山陵周迴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障使東西流運大石於渭北渚民怨之作甘泉之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堰○關中記云運石古泉口渭水為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鉤金陵下餘石人如篋土屋　蔡質漢儀李斯治驪山陵上書云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難扣之空空如下天狀帝報之曰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水經注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塚壙於麗山之戎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皇貪其美名因而葬焉　皇

覽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

二世皇帝元年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内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

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秦鐵權銘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

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
量盡始皇帝為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
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
刻左使毋疑　平陽斤○考古圖有二秦權銘辭並同
顏氏家訓此下
有平陽斤三字

繹史卷一百四十九